

北洋猛士徐樹錚（續完）

王成聖

徐樹錚的妻妾之間

賞徐樹錚向他的僚屬隨員宣佈：定民國十四

年十二月十九日北上晉京，此行所有考察文件與報告書，限令即日整理完竣，裝箱攜行。看他的神情模樣，似有久居北平，不復再出的意向。這使徐樹錚的僚屬隨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當年執政府的內閣總理一席虛懸已久，人人都說徐樹錚必有組閣之望，一人得道，雞犬昇天，自難免欣然色喜，彈冠相慶。懼的是果若徐樹錚以師生之誼為重，冒險入京企圖協助乃師段祺瑞重整旗鼓。那麼前途之黑暗危險，着實無從逆料。

一連幾天，徐樹錚的隨員們都在南陽路徐寓整理文件，收拾行囊。據隨員之一的薛瀾瀾，往後在香港發表文章時，曾謂：

「……徐夫人頗知大義，乃力阻徐氏赴京。以謂段既來電勸阻，徐有服從必要。一意遂行，恐遭不測。徐夫人旋因廊房之禍，痛夫冤抑，浸成痼疾，可哀也已！」

這是一段伉儷情摯，感人頗深的文字，但却小有疵誤。薛瀾瀾自己在抵港定居以後，也曾有徐樹錚的舊部告訴他說：

「當時勸阻徐氏者，實為徐姬。吾於徐氏閨內之事，不甚明瞭。弟知徐姬二人，且係姊妹，姊有目疾，妹則娟秀，且通文墨，擅崑曲。」

事實上，徐樹錚的元配夫人姓夏，名宣，字紅筠，光緒四年生，比徐樹錚大兩歲。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徐樹錚二十一歲時，他因為清廷朝政日非，甲午戰敗，深感痛心疾首，決心投筆從戎。他曾偷他父親的錢作盤費，想去北京從軍。還不會走到清江浦，就被他母親親自追上，拖回家去，強使他和夏宣女士結了婚，這位元配夫人一共為他生了四男二女。民國二年春，徐樹錚時年卅四，任職陸軍部軍馬司長，兼管總務廳，他娶妾沈定蘭，字晚君，是他一生最寵愛的女人。不過，自此以後，他也就和元配夫人日益疏遠。

民國九年春天，徐樹錚四十一歲，正任西北

籌邊使，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張恰鐵路督辦。先是，他的母親岳太夫人在八年三月四日溘逝，母喪未滿一年，徐樹錚猶在服中，但是他却逸興過飛，一連娶了兩名妾。一位平氏，入門一年便被遣去，一位王慧堙，她曾為徐樹錚育有兩女。徐樹錚死後，她在民國十五年也離開了徐家。不過，在娶進這兩位如夫人的當時，徐樹錚的元配夫人曾經為了他不該在服中納妾，帶了兒女，從徐州趕到天津大興問罪之師，却是她沒能見到徐樹錚，反倒使她二十年前所得的精神病為之復發，很狼狽的回到徐州。徐樹錚夫妻之間，就此斷絕音問了。

到了民國十年三月間，徐樹錚最寵愛的沈定蘭病逝，生前，她會要求徐樹錚娶她的妹妹沈淑珮為妾，代她侍奉徐樹錚。沈淑珮曾為徐樹錚生了兩個女兒，十四年徐死，十五年她和另一名侍妾王氏一同離去。

綜上所述，徐樹錚共娶了一妻四妾，其中有沈定蘭、沈淑珮兩姊妹，不過她們確是先後進

門，並非同時而待徐郎的。

民國十四年多，徐樹錚北上謁段之際，正值馮玉祥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唆使郭松齡在灤州稱叛，發表通電，請張作霖息戰下野，把政權交給張學良，以解除奉軍三面包圍北京之厄。當張作霖和郭松齡在關外打得難分難解，國民三軍總司令孫岳覬覦直隸地盤，他向原已與馮玉祥、郭松齡沆瀣一氣的直隸督軍李景林發動攻擊，使得李景林怒不可遏，重新回到奉系陣營，而跟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天津附近發生盛戰。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徐樹錚率其隨員，由上海搭乘英商盛京輪啓程赴京的那一天，節節敗退，勢若累卵的張作霖，居然又有了起死回生的轉機；日本的增防部隊開抵奉天（瀋陽），阻止郭松齡所部進入營口，並且揚言但凡華軍進入南滿鐵路兩側二十華里之內，概須繳械。這是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具體表現，使勝利在握，成功可期的郭松齡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同日，郭松齡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提出抗議，並向外交團質問：萬一發生騷擾，危及外人生命財產，誰負其責？馮玉祥連日猛攻天津李景林部，損兵折將，毫無進展。他唯有將全部希望放在郭松齡徹底解決張作霖，進佔瀋陽，據有東北全境，使李景林進退失據，斷絕歸路，因而俯首稱降上。日軍一旦公開干涉，郭松齡斷乎敵不過關東軍，馮玉祥這一下可就慘了，憤激之餘，想起徐樹錚返國之前曾經訪問日本，晉謁過日本天皇和皇后，復由日本政府設宴款待，與日本朝野人士日夕盤桓達一週之久，其間不無蛛絲馬跡可尋，於是他又把日軍橫出干涉記上了

徐樹錚的賬。

段徐相見抱頭大哭

盛京輪駛抵天津，天方破曉，自告奮勇打前站的前邊防軍旅長宋子揚，特地從英國駐津總領事館借了一輛汽車前來迎迓。英國駐津總領事館爲了表示他們對徐樹錚的敬重，還派了一名職員陪同照料。汽車頭上掛一幅英國國旗作爲標誌。當徐樹錚應宋子揚之請登車，他還以爲這輛車是駛赴天津車站去的，然而當這部汽車駛過天津市區，天津車站，一直開到了奉軍所設的檢查站時，徐樹錚眼見那名英國領事館職員坐在車裏昂然答話，他這才曉得自己是在祖國境內，接受英國人的保護。由而不禁搖頭嘆氣，喟然太息，深切悔恨他這一行有辱國體。可是他在危機四伏中，偏又不能奪門而去。

從天津到北平，自奉軍檢查站過國民軍檢查站，這一程路足足行駛了三個小時。途中，徐樹錚始終埋首沉思，緘默無語。

三小時後，車抵北平崇文門，徐樹錚命宋子揚下車，去跟馮玉祥手下的將，京畿衛戍司令鹿鍾麟打個招呼。這是他的細心週密之處，直奉二次大戰過後，北平一直在馮玉祥所部的控制之下。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張作霖的奉軍係以廊房爲陰陽道，生死界。廊房鎮上由國民軍把守，鎮外便是奉軍的戍區。廊房以西，不用說都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而北平城裏，却又以鹿鍾麟佔山爲王，眞在當家。

當其時，令人惴惴不安，驚疑不定的是，縱

使徐樹錚降尊紆貴，先派宋子揚去向鹿鍾麟施一禮，可是鹿鍾麟却「傲然的」並未來迎。事後方知，鹿鍾麟在那時節，即已奉到馮玉祥殺徐的煌煌嚴令。

却是徐樹錚一無所知，他仍驅車入城。而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整，英國領事館的汽車駛抵北平府學胡同臨時執政段祺瑞的私邸，那時候，段祺瑞先已得到了消息，他在簽押房裏，踌躇穿着西服的徐樹錚，身後跟隨一名隨員薛觀瀾，大踏步的走進門來。徐樹錚一見段祺瑞，立刻雙膝一屈，行那跪拜大禮，段祺瑞也屈一膝，半跪半蹲，和徐樹錚互抱互擁，情不自禁的流下淚來。徐樹錚見段祺瑞一流淚，他便放聲大哭，於是兩人聲聲號啕的哭成了一團，而且一哭便是五分鐘之久，既不是喜極而泣，也不是死別生離。這一場大哭無非消一消雙方鬱積已久的胸中塊壘。由於他二人哭得傷心慘然，因而又有人說大非吉兆。

哭罷，段祺瑞和徐樹錚相互扶持，徐徐起立。段祺瑞自己先落了坐，然後伸伸手臂說：

「坐，坐，又錚你坐。」

徐樹錚在段祺瑞跟前，一向必恭必敬，絲毫不敢怠忽，所以他正襟危坐，雙手加膝，腰幹挺直，神情肅穆的說：

「不見督辦，將近五年。這五年裏真是夢寐繫之。可是今兒見到督辦，依然還是之善可陳。」

段祺瑞却儘在那兒搖頭太息，喃喃有聲的說道：

「唉！又錚，我分明教你不要來！」

接着，他又問徐樹錚的家眷可都安好？妻妾子女，他一一的叫出名字來問。徐樹錚一面據實而告，一面頻頻道謝。家中各人都問完了，段祺瑞方始問他考察俄日兩國的經過，徐樹錚則答道：

「樹錚有詳細報告，彙呈督辦。」

段祺瑞又問：

「你在上海很耽擱了些時？」

「是的。」一提上海之行，徐樹錚便精神一振，目光閃閃的說道：「樹錚在上海，前後不出十天，總算替督辦做好一樁很了不起的工作，那就是孫馨遠（傳芳）已經絕對不生問題了。這件事樹錚有十分的把握，將來得力的地方正多。」

段祺瑞也很高興，一疊聲的在說：

「好極了，好極了！」

俠骨柔腸痛心疾首

「現今郭松齡倒戈，成敗還在未知之數。不過，關外的事情，日本關東軍有舉足輕重之勢，不是決一死戰的問題。」頓一頓，又道：「提起東北，樹錚又想起楊鄰葛（宇霆）來了，他曾經當過我的參謀長，現在奉方環境太壞，樹錚很想拉攏他過來，替督辦出力。」

段祺瑞頷首稱可，於是徐樹錚再往下說：

「郭松齡真能打贏這一仗，督辦您就非辭職不可。因為馮玉祥和郭松齡兩個，形同土匪，如果讓他們狼狽為奸，聯成一氣，那我們還能有生路嗎？郭松齡倘若失敗，張雨亭（作霖）受過這

次打擊，跟我們倒還能相安於一時。而馮煥章（玉祥）他羽翼既經剪除，各方面攻擊的箭頭又指向於他，督辦就該趁此機會，教他全部崩潰！」聽到這兒，段祺瑞便戒慎戒懼的告誡徐樹錚道：

「煥章以退為進，他此刻仍在包頭和張家口發號施令。又錚，你要審慎一些啊。」

徐樹錚却弦外有音的說：

「馮煥章只怕一個人，那就是吳子玉（佩孚）。其他的人都不在他的眼裏。」

段祺瑞當然聽得懂，徐樹錚的意思是說馮玉祥目中並無段執政，因此，他怫然變色的說：

「子玉一籌莫展，煥章怕他點哈？」

徐樹錚便若有深意的說：

「將來可難講啊，總而言之，為人莫做虧心事。」

提及了馮玉祥，雙方所談即已接觸到核心問題。由而沉默了半晌，方由徐樹錚、段祺瑞一問一答，展開了如下的一段談話——

「煥章待督辦怎樣？」

「還……：還好。」

「還好？」徐樹錚怒不可抑的道：「煥章不是曾經把雲霄（皖系要角曾毓雋）都抓起來了嗎？他未免欺人太甚！」

「煥章就是疑心病太重了些。」

徐樹錚伸手指窗外道：

「督辦難道不曉得，府裏前前後後，都是煥章派的好細？」

段祺瑞為免難堪，他竭力否認的說：

「那有這種事！」

眼見一世之雄如段祺瑞者，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壯志消磨，委曲求全，竟然一至於斯。徐樹錚俠骨柔腸，痛心疾首，因此他憤憤然的說了一句重話：

「督辦怕馮煥章，都怕成這個樣子了！」

這句話果然使段祺瑞聽了受不了，他大聲的答道：

「誰說我怕馮煥章？我叫他來，他敢不來嗎？」

徐樹錚也不理會他的飾詞辯解，欲蓋彌彰，他仍將他的胸中輅略，和盤托出的說：

「樹錚在莫斯科，就查明了煥章跟共產黨勾結的情事，此獠不除，我國的軍隊遲早會受他的默化潛移，他若得志，則中國全部赤化，洪水一至，不可收拾。所以我們和馮煥章唯有誓不兩立。東南的孫馨遠，東北的楊鄰葛，一定會做我們的後盾，即如南通的張季直，他也因為煥章親共，義憤填膺，須知人心向我，今日之事便以我為政，煥章現如強弩之末，其勢不足以穿魯縞。請督辦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令討赤，以安人心！」

徐樹錚說得慷慨激昂，段祺瑞却面有無色，雙手直搖的說道：

「又錚，你又來了！這事非同小可，千萬不要函莽！」

可是，徐樹錚却毅然決然的說：

「這件事我已經籌劃很久了，事在必行，今天出府，我便草擬討赤令，等我跟眾異（執政府

祕書長梁鴻志)商量過後，再來請示核奪。」

擱車劫持圖窮匕見

當日談話，到此為止。討馮一事，段祺瑞主謹慎，徐樹錚却勢在必行。第二天，郭松齡兵敗巨流河，夫妻二人雙雙殞命的消息傳來。使徐樹錚更起勁的忙於佈署聯絡各方，共同討馮。他成爲馮玉祥的死敵——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和孫傳芳的聯絡中心，槍口業已指向馮玉祥，而北京却仍在馮玉祥的控制之下，馮玉祥之必欲殺徐樹錚，已成衆人皆知之事。因此，徐樹錚的好友都爲他担心已極，頻頻的勸他早日離京，逃出虎口。徐樹錚却仍在北京逗留了一週，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方始由於風聲太急，他匆匆的啓程，準備到上海繼續奔走聯絡。那時候馮玉祥早已有密令給駐在廊房的部將張之江。徐樹錚所乘的專車，在京津道上一再受阻，從晚間九點行駛到午夜一時，方才抵達廊房車站。移時，張之江的參謀長張鉞，帶兩名衛士，登車請徐樹錚下車休息。由徐樹錚同車的隨員薛觀瀾接見。薛觀瀾情知大事不妙，他推托的說：

「張督辦盛意可感，不過此刻更深夜寒，還要驚動張督辦和各位弟兄，徐專使實在是不敢當。」

張鉞却高聲的問：

「徐先生在那兒呀？」

薛觀瀾答道：

「徐先生病了，方才上車的時候，還在嚷嚷着頭痛欲裂呢？」

張鉞頓時就板下臉來說：

「我奉張督辦之命，請徐先生下車出席茶話會，這是很重要的事。」

薛觀瀾還在企圖轉圜的說：

「那麼，我可以會同諸其祥將軍，代表徐專使，去拜會張督辦，張督辦一定會諒解的。」

張鉞的態度，越來越趨強硬，薛觀瀾一味的攔住他，雙方互不相讓，險乎就起衝突。這時候噙着眼睛，茫茫然的從臥舖上爬起身來。薛觀瀾眼見徐樹錚自家露面，便告訴張鉞說道：

「我說專使有病，你自己瞧瞧，該不是我誑你的吧？」

張鉞眼望着徐樹錚，欠身起立，行了個禮。薛觀瀾便也站起身來，在兩人之間互爲介紹，並且向徐樹錚報告張鉞的來意。徐樹錚聽了，明知張鉞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但他仍與張鉞虛與委蛇，請他落坐，然後自己也坐了下來說：

「我是有點不舒服，所以一路謝絕招待，都沒下車。」

張鉞還在堅持的說：

「張督辦爲徐先生特地舉行茶話會，歡迎徐先生。」

徐樹錚佛然不悅，他說：

「我得了重感冒，不便下車。張督辦一定要見我，那麼，就請他到車上來好了。」

但是張鉞依然不肯應允，他悻悻然的說道：

「張督辦等了好久了，還是請徐先生下車吧！」

圖窮七見，來人的意向已很明顯。徐樹錚無法忍遏，他面帶怒容，直斥那位張參謀長說：

「深更半夜，開什麼茶話會？我實告訴你吧，我已經派人到包頭，和馮先生商量一切了。請你轉告張督辦，他莫要會錯了馮先生的意。」

薛觀瀾唯恐雙方鬧僵，那位張參謀長會得動蠻，他忙不迭排解的道：

「馮先生和徐專使都是一家人，無事不好商量的。」

槍聲兩響餘波盪漾

却是，張之江已經奉到馮玉祥的三令五申，要在這國民軍所控制的最後一站，殺徐樹錚。基此，張鉞便不再答話了，他霍的起立，掏出一條手巾，往車窗外一揚。湊着燈光，祇這便是階號。轉眼之間，就有十餘名國民軍擁擁登車，不由分說，一語不發，拖起了徐樹錚，就往車門口走。薛觀瀾情急大叫：

「徐專使這次出洋考察，晉京覆命，各國都 very 注意，你們這樣蠻幹，也得替國家體面設想設想呀！」

喊聲方歇，一槍托砸在他的頭上，額頭涔涔滴血，薛觀瀾仆地便倒。却是不一會兒，又有兩名國民軍，捉住了他的手臂挽他下車，一路飛快的直往前追。天色如墨，四野蒼茫，薛觀瀾被推挽到被挾持的徐樹錚身後，彷彿看見他曾回過頭來兩三回。但是馮玉祥的部下如狼如虎，挾着他們兩人一路如飛的走，徐樹錚連交代一句最後遺言的機會都不可得。半路上他掉了一隻鞋子，狼虎之

卒也不准他停下來檢。一世之雄，權傾朝野的北府小徐，定邊名將，便這麼一步一癩的完成了他最後的旅程。徐樹錚被人拖拖拉拉的快步奔跑一里來路，走在後面的薛觀瀾聞槍聲兩響，劃破了北國原野的靜寂，徐樹錚就此倒臥於血泊之中，結束了他絢爛多姿，彩色斑斕的一生。時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一時三十分，徐樹錚得年四十五歲。

徐樹錚被槍殺後，有一名國民黨軍的軍官，趕上前來，問明白了薛觀瀾的姓名和身份，這才兩手推開左右挾持着他的國民黨軍，把他從陪死的鬼門關口救了回來。徐樹錚的隨員，連同薛觀瀾在內，都被押到張之江司令部的一間馬棚，傷心欲絕，相對流淚。一直等到前此在廊房被徐樹錚所殺的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匆匆乘車趕來，由他自承「代父報仇」，惡狠狠的對徐樹錚破口大罵。然後再經軍法官疲勞審訊，自各具結，立誓決不將徐樹錚被殺經過向外人洩露，方始縱之而去。第二天，京津各報都登出了陸承武所發的通電，代馮玉祥諉過頂罪，聲稱他是爲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因而伺機在廊房手狀徐樹錚的。此外，則又有馮玉祥致電臨時執政段祺瑞，據謂徐樹錚上將有功於國家，不幸在途中爲「匪人」劫害，死狀甚慘，請政府優予褒卹。痛哭老風假惺惺，徒然引人恥笑而已。但是段祺瑞「居安思危」，他的答覆是一片沉默。

徐樹錚之死，可以說是北洋軍閥驚濤駭浪、腥風血雨式內爭私鬥最戲劇化，同時也是最後的一幕。因爲從此以後便形成了吳佩孚、張作霖由

死敵結爲盟友，向馮玉祥展開猛攻，迫使馮玉祥避往蘇聯。等到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批亢擣虛，所向無敵，將近一百萬的北洋軍閥隊伍全盤瓦解，風流雲散。全中國的老百姓重觀天日，額手稱慶，北洋軍閥自此成了歷史的名詞。

徐樹錚廊房遇刺的最後餘波是民國三十四年

十一月三日，徐氏哲嗣徐道鄰鑒於二十年追訴的時限將屆，他具狀向北碕地方法院控告張之江，向軍事委員會控告馮玉祥。其後，他奉到軍事委員會的批示，根據民國十四年適用的刑法，殺人罪追訴應爲十五年，他的控告因而失效。不過，在當時仍然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本文之作承政大教授邵鏡人尊兄供給資料特此致謝。）

請踴躍參加「學校師生儲蓄」

- 一、學校師生儲蓄以郵政存簿儲金及定額存單等簡便方法吸收之。
- 二、手續簡便，利息優厚：1. 郵政存簿儲金：十元即可開戶，年息五厘五毫，每半年付息一次，並免扣利息所得稅。2. 郵政定期儲金定額存單：面額分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三種，一年期年息九厘二毫五絲，二、三年期年息九厘五毫，按月複利計息，二、三年期到期提款免扣利息所得稅。
- 三、隨時開戶、隨時可以移轉。
- 四、隨時可向學校內之郵政機構或學生實習儲金局聲請開戶，嗣後如因轉學、輟學或離校，得聲請將帳目移轉至其居地之鄰近郵局繼續儲存。
- 五、鼓勵升學：
 - 國小學生、國中學生、大專學生如能按照郵局規定之獎勵辦法存儲者，得由學校報請郵政儲金匯業局轉請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發給儲蓄榮譽狀及獎品或勤儉節約獎勵金鼓勵升學。
- 五、詳細辦法，請向附近郵局詢問。

郵政儲金匯業局